眉叟記言 五

東事 四五
陟川記事
東序記言一

共二十

記言卷之三十五　外篇

東事四

地乘 初作誌林改地乘書大抵出地員貨殖重禮義善俗

朝鮮九域之地在燕齊外東南西際大海北連靺鞨句麗末世失玄菟遼東地七百里以浿水為界南北三千里東西千里風氣之殊聲音服食嗜欲與中國異俗蓋方外別國上古自檀君歷箕子氏三韓四郡二府及三國之世弁韓馬韓為百濟所并真番蕭居世所起而臨屯夷貊之地悉并於新羅樂浪并於句麗玄菟并於遼

東高麗幷有三韓地分為關內中原河南江南嶺南嶺東山南海陽朔方浿西十道後改楊廣慶尚全羅交州西海東界北界我　太宗十三年定京圻慶尚全羅忠清江原咸吉平安黃海八道州郡縣因革不同山川界別邑里區分百里不同俗千里不同謠南方多島北方多獸風氣使然也山峽之俗樸騃機利之民儇急習性然也東方偏薄之氣噪擾無常心大體皆然

王城圻內之地本馬韓之域東北古貊西盡大海南陽出磬海濱瀉鹵宜種稻貊西穀粟居三

王城立后手實在百濟為南平壤麗時為南京
王者之所更居五民之所聚其俗織嗇善女工
技巧衣履冠帶四方輻湊蠻戎賓服國制重儒
術詩書教士有禮樂之風閭京士女素服尚聲
律古國之風也
太祖定都漢陽徙豪傑大族其不從而禁者業
工商有世工世商駔儈互市易貨古今事浮屠
仁柔惡殺爲江西仰碞有麗王祠德律新羅北
瀆載中祀三角曰華山祭中徵
仁祖十四年南漢立温祚祠

浿西朝鮮古地其星箕尾其次析木獩貊句麗
玄菟皆屬焉西濱大海其北閭延虞芮連靺鞨
其穀峽中大秬細秬其利絲麻蔘漆銅鐵皮革
海濱食稻鬻魚塩龍灣中國之途物貨之所流
平壤檀君之國至周箕子所封也箕子之敎重
禮俗敬鬼神器用俎豆婦人貞信不淫黎民樂
業句麗尚騎射俗變勁悍好氣力習用弓矢刀
劍平壤有檀君東明祠有箕子祠載中祀兔山
有箕子塚江東有檀君塚浿江國之西瀆載中
祀寧邊優浡水上迦葉原北扶餘解夫婁之地

成川古沸流之國亦曰東扶餘見檀君世家
西海古朝鮮南境今圻外舊武之地東連貊地
西際大海其刹緜麻塩鐵海錯其種稻二菽粟
五我 世宗時海州出秬黍一粒一分九寸爲
黃鍾之長三分損益成十二律麗時太師崔沖
敎九齋弟子曰樂聖大中誠明敬業造道率性
進德大和待聘塩州南池長淵沙汀長山長山
國之材木之所出其嶼白翎大青小青儒州阿
斯達祀桓因氏神市檀君有唐莊京麗安檀君
氏之國都

中原河南馬韓之地爲百濟温祚所幷西濵大海東有嶺阨之阻上沃五種無不宜其利海錯林漆槀柿木綿苧布銅鐵太原出琉黄西州蘊藁出竹箭風俗儉嗇多富人峽俗火耕種粟其民朴略多質上黨出豪俊熊州(公州牧)舊俗易爭當安歌鼓百濟遺風富強之餘也大體尚強桿善鬪河南慰禮温祚古都有温祚祠温祚三世至文周自南平壤徙都熊州至明襛立又徙於泗沘改國號曰南扶餘有熊津國之南瀆載中祀蘇泰(今泰安郡)西其嶼上山北波其外田擴甚

江南海陽(江南今全州 海陽今光州)本馬韓之地西南際海有鹽鐵海錯橘柚梔榧竹箭之利蜒俗不力田作業漁採無積聚江南出楮漆棟榴莞苧蕉薑蘘荷鬱金金馬尚庬朴古國之風也金堤五渠漑田九千八百餘結之地五種無不宜全州江海之都會物貨之途商賈之所尚儇利民不椎朴帶方輕悍尚騎射清渠(今龍潭縣也)以東朴野少文蓄芋橡昇羅(昇平 羅州)風俗尚富麗好任俠奇氣潭州(潭陽府)稱多才俊龍安古俗以春秋每歲行鄉飲酒禮其誓曰不孝者黜不友者黜不信者

黜非國政者黜陟長吏皆黜勉德業規過失恤患難成禮俗同歸于厚皆尋拜序齒序飲大體金爲以南尚巫覡倡優謠技百戲群山在海中方六十里有澳下山宮室舟車材木之所出羅州有南海神祠小祀帶方府南原有南嶽祠尚書六傳曰天子祭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謂其牲幣籩豆爵獻之數也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記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故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

配享先告從祀所以尊大神也祭山川海嶽最尊今四瀆中祀而海嶽小祀蓋失之禮也乇羅南海中國幅員四百里其種宜麥宜黍秫土瘠民貧其民癡騃其俗儉嗇女三男二多壽考良馬出焉有柑橘玳瑁蠙珠棆檀新羅時有高厚者來朝賜國號曰耽羅至高麗初置濟州

大嶺之南古辰韓之地在濊貊南新羅立國千年開井田建國學修祀典薛聰作九經口訣風俗淳厚知禮讓稱君子之國東南際海西北阻山土沃五種無不宜其利魚塩銅鐵銀石楮漆

竹箭梅橘石榴甍山通日本貫蠻夷百貨
樂浪古國之餘沃壤倍收多富人尚儉素物衆
而饒列肆互市與浿西平壤稱東西京晉陽尚
後富京山好女工寧海善繇桐皆富樂之餘也
往往有賢人之化慕仁義安善俗重爲邪近峽
地瘠力田節用儲積種食海陬風俗麁戾鮮耻
尚巫覡咀呪之事有北嶽松孽氷穴潮泉合瀆
月影九千七億二萬八千尺有奇樂浪有赫居
世婆藴廟其與鹽田絶影出善馬其外馮島七
百里

交州雒陽府東界古濊貊之地自沃沮至句麗南
境沙海千里山六西貊多山土瘠其種菽麥大秬
小秬平原種稻蓄積海濱鷚魚鹽多大澤食螺
蛤海岸多竹箭峽中絲麻林漆蔘歸群藥爇檀
貊俗癡騃々嗜欲尚廉耻同姓不相娶雄善彌
孝弟鄉濊州濊國壽春貊國襄陽海上有東海
神祠小祀平原雄徵有東嶽祠東州楓泉原弓
裔所據廣野三百里四塞多阻有獨川蔚珍東
海中鬱陵于山
朔方沃沮之地或曰置溝婁在蓋馬東濱於淳

海北自挹婁南至獩貊千餘里其俗質樸強悍
嗜利尚弓馬其利魚塩絲麻皮革銀石琉黃北
方多善馬沃沮有三種曰東沃沮曰北沃沮曰
南沃沮

挹婁在不咸山北古肅愼氏之地也土沃善田
種尚勇力地寒穴居弓長五尺楛矢石鏃八寸
與沃沮同俗在靺鞨之域朔方咸關迤北麗時
爲東女眞所據尹瓘吳延寵伐逐之後和州迤
北叛入于元柳仁雨擊平之復和登定長預高
文宜八州又後沒于元

太祖定北邊以豆滿江為界置孔鏡吉端青洪咸七州

[illegible]

記言卷之三十五終

東事外記五

黑齒列傳

黑齒者東海蠻夷之國在滄海東瀕海外亦曰日本之倭秦始皇時有徐市者請與童男童女五千人入海求三神山不死藥爲黑齒別種前古有桓武者謂之桓武天皇者也長子孫傳其世月十五日以前齋戒禮天不預朝聘討伐凡出令之事有關白主之其令於國中稱明教畏懼如國君關白者其貴臣執國命者也

黑齒古無姓氏至齊梁時山城州主允恭音始稱姓氏藤氏最先平源氏次之桓武子孫爲平氏源氏云三姓皆大而源氏最盛源頼朝父祖以上多貴臣關白將軍者源氏有六族有清和源氏者有太和源氏者有本源源氏者有鎌倉源氏者有新田源氏者有足利源氏者皆本貞純親王而太和族類以頼信爲祖本源族類以頼親爲祖二族多貴人以故稱頼親生頼光頼義頼光生義家義家生爲義爲義生義朝義朝生頼朝頼朝生頼家實朝實朝十三世有道義

號鹿松院者也道義三世有義成義成生義政
大明成化間稱國王者也
家康者義政十一世孫也家康沉毅多智善用
兵與平行長相持關原行長兵七十萬而家康
兵二十萬家康乞降於行長行長曰束縛之俘擄之
流徙之皆唯命行長國已虛家康得此而益
驕卒惰家康分其軍令一軍惡絕流渡兵先據
上流自領一軍乘其不戒從下流直衝行長軍
行長軍亂與水上軍因合擊大破之行長死
家康欲攻秀頼大板城險兵強與秀頼約爲婚

好陰以奇計燒其城遂滅而代之初平源氏各
擧兵爭强至賴朝兵益强萬曆中至秀吉秀吉
貌類狗自以貌應圖讖負其强大謂天下可兼
而有也先言假道掃境內伐朝鮮連勝之至平
壤爲遼左兵所擊破又大敗於稷山時 帝大
發兵征倭前後徵發南北官兵二十餘萬人旣
勢窮又與鮮兵大戰於洋中再戰再敗其年秀
吉死而秀賴新立國人內叛家康因擊滅之
黑齒七道六十一州六百十一縣東極陸奧西
盡肥前四千一百五十里南擬紀伊北至若狹

八百八十里三步為間六十間為町町置吏以
町計田其田一百二十八萬一千九百四十町
以町出兵
其俗信鬼神事浮屠男子削鬚髮婦人委髮男
女皆服襖子貴人漆齒婦人亦漆齒故曰黑齒
之夷跣足赤頂膝行匍匐為恭無拜禮跬善謡
巧奇技貨物與南蠻夷雜種通商賈為利通國
輕死好擊刺薩摩風俗最強暴好殺
陸奧產金幡摩產銅鐵肥前之矛鳴護尾長之
劔二豐之函北陸山陰之皮革其嘉木異卉盧

橘棕櫚枇杷蘇鐵無虎豹
陸奥之外蝦夷蝦夷之外野人界泥濘四百里
一歧以東皆童山草木不生白山無人居一千
四百里自馬島至赤關其間三大海淡路東南
海道大陸諸州皆有小洋海環之赤關五百里
大板大板東七百里岡崎有金絶河河廣十里
其北富士山黒齒鎮山至巔八十里其上有泓
盛夏有雪駿河州者家康舊都擴巖阻絶險海
岸皆磯道富士南麓蒭嶺石嶺金谷其水急流
至此八海箱根嶺險阻百里有小田原北條所

據貢固不服秀吉伐而并之二百里江戶據其
巖阻六鄉黒田之會家康始都駿河後遷武藏
源氏三遷至此我出塞水陸四千里至江戶
黒齒三大都其一山城州最舊遠自允恭以先
不可知其地沃饒據河海之衝舟車輻湊街衢
通達其二大板據河阻海一曰難波雉堞如山
引河為壕可謂金城湯池此秀吉西都云其三
江戶沃野千里險阻四塞真天府之地北至陸
奥西至山城州皆千餘里爲三都之上腴國中
諸酋長用兵爭強互相吞噬亡滅而源氏獨長

久累百年非特智謀使然地利之固也
九州四方風氣各異聲音謠俗嗜欲不同況海
外絶國聲教所不及狗嗥鴃舌之域乎然其喜
怒哀樂善善惡惡其性均也今日本之倭求儒
書問俎豆禮俗可謂蠻夷盛事

記言卷之三十六終

記言卷之三十七

陟州記事

陟州誌序

州山海之隅東界窮處無文獻古事無徵輿誌所載亦多闕遺國初以 穆祖皇妣外鄕以郡陞府又有 賜帶箴之府司今三百年 皇考皇妣墳墓所在及 穆祖舊居遺址古老相傳亦且三百有餘年中間爲希冀妖妄言所欺墳墓舊遠頹圮不修禮節不擧今亦八十餘年良爲慨恨以府中古事言之一歲留防卒五領海

上烟臺候望各五所令罷留防七十一年當時
軍吏士皆老死今無一人知者況數百年以上
者歟余於元年十月来守是府每以公事之暇
日訪父老傳說又得老吏金允直金榮鸞等私
藏雜記參以輿覧地誌如建置沿革古事古蹟
山川道里人物謡俗風氣之變土地五穀之宜
陂池灌溉珍木芳草塩鐵海錯墳墓群祠禮式
臺榭遊觀與官府之治學校之養孝子烈女閭
里壽考以至佛宇淫祠妖孼變故各因詳略著
為州誌共一百二十六事皆不失典常各有條

理其於傳采古事循俗間治亦或有補云

蘆洞東山二墓記

輿覽曰 穆祖皇考墓在府西四十五里蘆池洞 皇妣墓在府西三十里東山地理誌亦云又古吏金允直私藏古事有曰正統間我 世宗時監司李審承 教問墳墓所在古老人高鳳生曹興保崔山鳳欣萬妻山德等所告亦曰皇考墓在蘆洞 皇妣墓在東山弘治初我成宗時宗簿寺承傳移本道令親審兩墓頹圮形止以啓明年庚戌禮曹承傳令本道封築瑩

域俄有命毋封築守護而已嘉靖中我 明宗
時因監司尹仁恕狀啓令每年奉審置良民四
戶守護墳墓萬曆初監司鄭澈圖上墳墓請修
墓時三公議一依 成宗時古事申明施行時
有正兵林藆驛吏金戒守等希望 恩澤造言
以爲兩墓俱在黃池上上石物皆在又有武人姜
士龍者上疏以實其言士大夫已多信之者至
於 經筵官李潑金玏等啓 上請搜訪山中
事皆虛僞竟不得其實然自此蘆東二墓守護
奉審之禮因廢今八十餘年又有一謟 星姚

鄭氏墓在玉昌此鄉人傳說誤也考之族圖
孝妃李氏考千牛衛長史諱公肅妣安山郡夫
人鄭氏兩墓皆在平昌其祭式亦可見又非所
疑也 穆祖舊宅遺墟在蘆洞東山之間相去
各五里六里今其垣礎尚存又村老人相傳宅
基宅田況墳墓所在乎本府自 太祖太宗以
列郡陞府加 賜犀帶於府司藏之至今傳者
以為 穆祖外鄉故也海隅無一文獻可徵三
陟平昌非但為后妃之鄉亦安知非墳墓之鄉
而為之加賜也傳採古事詢問父老以附孫大

夫實記

修社稷壇記

上之二年辛丑有 敎令修列邑諸祀壇塲以肅祀事府使欽奉 上旨卜日乃擧壇成壇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壇脚二丈九尺一級殺一尺壇三級級尺四出陛各置石砌作漫道四門同一壝門濶一丈壝二十五步瘞坎於壇北南出陛方深足以容物置石主於壇上南陛之上崇二尺五寸方尺剡其上倍其下半禮也嗚呼二氣之良能流行不息生育萬物其德甚盛封其

壇壝用其時日獻其牲幣所以昭事鬼神以祈
福祥其禮節儀式藏之禮官須下四方敬畏崇
奉之意實〻於教民善俗之方也行都護府使
許穆記

北坪堤堰記 壬寅年

朝廷以爲農者生業之大本驅民稼穡令盡力
溝洫爲政之先務令無歲不旱八路夫無救旱
之方莫切於瀦澤開渠廣興水利版籍所載堤
堰之處多毀缺爲有力者冒占爲田當一一修
築如舊其犯禁者摘發科罪事行關到府即致

閬府籍堤堰六龍塲東池無缺釜前無水眞池頹圮屢三即告諭父老備知朝廷憂恤百姓之意發民丁戶一人不足則計日開市以役民修治廢堰池内四百八十五尺池上二百三十四尺東五里百七十尺役事既完適大雨水滿當暮春之月芽柳新青蒲葉出水寸許水鳥翔集池下溝塍千頃北坪自三花新興以東又聞渠大小五其一前年始開其二皆舊渠灌漑之利如此北坪今古稱沃野足食盖以此云

陜州大風記

三年秋七月州大風拔木壞廬舍仍大水水川溢府中耆老軍吏皆曰海濱雖常多大風比近古所未有云東界去王化偶遠謠俗尚強鬪暴寡陵弱棄廉義自余受 命為民問高年存孤弱與父老修鄉約申法禁禁土豪為民害者數十輩以收束之是日大風傷穀之民心既習於無教一朝大駭吾聞風土之氣而為號令之應書曰師尹省日今吾以三尺之律勝其俗其氣類之所感召為暴風動物耶書而記之

頭陀山記

六月入頭陁山三花寺者頭陁古伽藍今廢不
知年代叢棘中唯有古塔鐵佛敗壞入山中川
上皆深松巨石石臨脩瀨相對爲層臺謂之虎
巖云從臺上西行登石崖曰獅子項川上小嶺
石崖下水清石中眞盤石曰石塲巖洞開豁木
流石上清淺可涉日夕杖影毿毿石塲或曰山
人棄鉢巖云北崖石臺曰伴鶴臺過此則山皆
石危石如削前有彌勒峯尤奇過石塲西北上
中臺前年山火燒盡山僧移作二花寺三花最
下〻臺在山水川石之襉最佳寺其前溪曰武

倭溪山中川石之名皆舊使君金侯孝元名之
金侯之化至今傳之府內有金使君祠北瀑在
中臺後石洞嶄巖其下則山石平而漸下無亂
石人可躋而遊山水流瀉石上過百步過中臺
攀傳巖壁不得並足而行懸鶴巢亭至此山氣
益嵯峨日高朝霞未斂坐石砦觀瀑布謂之濺
珠巖前峯舊有鶴巢今不至六十年云躡雲梯
數層遊楕祖此山石窮處傍有石窟中有麻衣
老人土床南望古城其北嶺最高路絕不可登
其東麓石峯臨淵水而止其東北次峯東而南

下爲石麓與黑嶽北壁相對其中川水出焉又西三石峯與淵上石峯並峙而其最西者最挺上有石圩苔老水清有老松高尺許峯各三躡足而上危不可俯亦不可並立其中峯危石三重躡一足則搖故名曰動石云其下川水積焉石如蹲甕其廣專埑水積其中水深黑不可俯而窺旱則禱雨於此水窮源有古上院廢墟或曰此高麗李承休山居云既下山追記致石塲夕而鶴臺朝逆記之眉叟記六月三日

栽松記

五十川水東流至邑城西石壁下折而南流爲脩潭潭渚皆白礫其上平蕪　上之三年正月栽松自潭上西盡亘蕪至川上數里適天旱令促栽一歲數株雖枯旱猶千樹松余登西樓指點曰某稀某促然數十年後高木脩林寒影蒼蒼滿瀨皆碧洲沙彌漫增一倍州上佳趣須年須州李使君爲余言此事如此今李君愠于時議方得罪良爲可嘆并記之

籩豆說

二年冬余旣上任召父老群吏問諺俗古事明

日謁五聖廟與諸生視祭器簠簋罇俎皆不中式籩豆尨無制不成器慢褻不稱禮式退而考三禮圖先作籩豆豆口圓徑尺有二寸腰四寸高尺有二寸漆赤中受四升籩如之竹緣麓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寸足高三寸盛幣或盛勺或盛苴茅或代所俎既成藏之鄉校又別藏粢盛之庫以供群祠祀享之器移記

立春祭先穡文

攝提司辰盛德在木虔用粢盛祈爾百穀

壇在府東五里初農山祀事既畢播五穀擊于

鼓徇于道路以發春氣右陝州風俗古事

社稷釁禮祝文

壇壝既成衈用血牲于社于稷交爾神明

其禮先刲牲耳傍毛以薦神祭牲頭釁用犬牲

祝立階北南面宰夫壇中刲牲流血事畢乃退

里社祝文

元日之戊厥月之序修禮大神后土田祖粢盛既潔錫用百福人無疾疫五穀穰熟神明是庇

報以陰事

穿六合文

瘯瘯爲殃或以涸鐵未泄或以死氣鬱發或以官吏枉抑惡讟召沴沴氣成温鬼癘爲祟深省反已感通神理疎穿六合以泄以壓

祭五孝子文

彝倫之則惟孝爲大嗚呼至性篤行爲教後世百代之勸舉此偏祭

祭四節婦文

夫爲妻綱是惟紀常嗚呼至行節婦可表百代

謹用清酌商祭追禮非行以勸來

祭杺蘿烈女文

伊昔蠻虜猖獗蕩擾我疆理驅掠我士女爲大夫之耻而女子之皎皎殺身不辱成烈女行嗚呼百代之表

社稷祈雨文

旱魃爲虐焚如燎如水泉涸土山焦赤地煿煿秧苗熇熇四方嗷嗷民命已迫后土先穡可哉百穀旱乾水溢百穀不成惟爾神之蓄雨暘時若百穀穰穰惟爾神之休虔用粢盛以祈以禜

東海神祈雨文

海之爲物其大無窮朝宗百川呑吐噓吸與天盈虛功用廣溥故報祀之重尊禮之嚴號爲大神嗚呼妖火既旺熾熾焰焰燒絶生育疾疫夭札田苗枯旱民命大窮妖旺滅經爲灾爲殃至今三年可謂天地之極灾矣雖水德勝大川澤澗溪之靈不足以弭滅天之灾今以克灾利勸之德齋禱海靈實萬民之望非一人之私也恭惟人神歆我馨香格我潔誠能興雲致雨澤彌區域使枯者滋焦者潤抑絶妖旺惠賴我民

太白山祈雨文

山川之神能禦水旱之災其嵩高廣深能出雲氣為風雨以滋養潤澤此山川之德也今枯旱三年如焚如燎禾苗大無喁喁嗷嗷民命已迫府使實主四境之內山川屬我其神能與我相感府使躬執牲幣巫佰號舞而祈雨已積日矣冀以誠心感其氣府使有誠山川有神歆我潔誠惠我甘雨滋我百穀下民是依永有馨香之報

埋東都童子文

三年春大飢東界陜府南鄰郡為尤甚而南方
飢民至者且六百有童子自慶州來者憔悴寒
乞持父祖族圖自言非傭隷云吾憐之撫而留
之食賑濟月餘死問之舌下生小舌不能言而
死云憐哉憐哉其飢可賑而其死不可救亦命
也為之具棺埋之南山側官道傍立標其上收
其所持書與族圖授官直奴勝擇有求其標而
問之者至與之因為食以慰其魂魄嗟呼嗟呼
鬼無所歸曰厲府厲在北津海上每清明中元
冬上朔用小祀以享無祀者鬼永有飲食

童子死後或曰本陜川人云初童子來時從一奴云今死後其從者自稱同件人乃諱其爲奴而并諱其鄉耶

諭鄉約文

周禮教典保息六慈幼養老賑窮恤貧寬疾安富施教十二以敬則不苟以讓則不爭以親則不怨以和則不乖以辨等則不越以土俗則不偷以刑中則不虣以恤則不怠以節則知足以能則樂事以賢則慎德以庸則興功薦之以孝友睦婣任恤之行糾之以不孝不友不睦不婣

不任不恤造言亂民之刑正歲懸象讀法徇以木鐸以率其不服教者故謠俗之美稱三代之盛今呂氏鄉約朱子增損凡四十七事殆古之遺教朝廷憂閔百姓播告中外頒行鄉約之法以補成俗教甚盛舉也府使恭奉 明旨恐其怠惰廢弛謹条列鄉約要領表出國制禁典共百有三事又添入陶山約条申告父老約正父老約正等皆思勉飭以率鄉黨子弟令謠俗不亂亦父老約正之責也

置里社諭父老文

郊特牲曰立社示本也故禮運曰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地不愛寶而無遺利也天子曰泰社諸侯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皆置社百家為群於是有里社社各植之以土之所宜木故古者松社柏社栗社櫟社之名以此凡社其禮用戊總祭山林泉澤丘陵墳衍原隰以祈百穀周人以社之日卜來歲之稼問來歲之稼所宜也凡水旱札瘥皆有禱於社事神明降祥錫福非如佛氏妖妄謠昏之鬼也今令鄉約各置里社一如古制每祀事既畢里中畢集以齒序飲以

講信修睦其於報本反始事神爲人之方庶幾得矣願父老勉之

誌恠

諺俗相傳白頭翁謂之太白之靈太白祠遠近禱祀以爲吉凶立應前有太守死者數人皆曰白頭翁爲祟人心危畏忌或曰夢見白頭翁者皆死無此理設有之人心正則鬼神服風俗事淫祠多用血肉之祀興妖作恠此借血肉生氣爲妖也古人曰人心聚則有神人心正則其神亦正妖孽不在神在人善風俗言鬼神

退牛

遠近爭事太白之神凡祈禱災厄者必獻牛於祠下祝言畢卽起不顧而走顧則以爲愛牛鬼神不享牛畜滿祠下山下人殺食無災謂之退牛官府聞之定監考日納於官邑人厭牛今有山僧池學焚其祠妖祀乃亡因無獻牛之事監考亦廢

爲金鑴

爲金鑴舊遠蓋不知其始而每年五月五日聚羣巫大祀三日戸長主之必先祭天禁戒行旅

不肯死者不哭定掌祀者數人爭傾財以爲受
福不敬則殃咎立至莫不畏事之官府莫禁府
使丁彥璜禁其祠因閉朁於石室

誌壽

鄉老朴芃朴岑兄弟皆百歲而岑百有五歲友
愛兄弟同財而不分岑有三子皆至眉壽三勿
呑有百歲邏彥之百有四歲今　上二年問九
十以上者賜紬一匹米二石魚腊十束龍化海
上老媼年百有三歲能行步無杖問之性好慈
仁與人不爭云

誌行

北坪孝子金謙母得惡疾燒指以進母病遂愈父喪廬於塚下每上塚悲號哀慟烏爲之哀鳴不去鄉里皆稱孝子之感

百姓金光潤年七十其母九十有一常有喜色以悅其母出遇甘旨則懷而供母若孺子之慕慈母也

交河驛吏金德齡耆年老無子飢寒無所託其鄰石下日爲傭取其直供其衣食至誠不怠鄉里義之

鄉吏金彭齡一族爭訟有金重鎰以諸父不爭
問之謝曰羞恥多於所爭不爲也善予一言而
喻人如此哉

誌古蹟

孟防有埋香岸其誌曰天元至正二年高麗忠
宣二年埋香二百五十株三嘉縣尉趙巨柱云
我 莊憲時海西出秬黍命詳定律度量衡正
統十二年十二月鑄銅尺府有頒賜尺藏之今
布帛尺三分弱

誌俟

東界風氣絕殊或冬日多温夏日多寒或白日昏霧閉塞或一日之內風候異狀或東風有雨則嶺西無雨天、穀東風則實西風則枯海上無子規多鵂鶹

東海東南北無際常多大風波浪拍岸千丈雖西風海靜然厲風則海動或無風波浪俱謂之海惡

誌異

太白頭陁東產黑桑宜弓材不宜養蚕葉大如掌其實三寸道家言東海三寸椹此也

太白絶頂産異卉葉如嘉草根如葱大而紫色
食之令人不飢
西樓巖石間産韭爾雅曰藿也或曰草鍾乳葢
人
五月食翠鳥號曰山鳩五月下海
真珠觀西軒巖上見秦椒似椒而大黄黑色味
有椒氣令人耐老通神
三勿吞出瑪瑙采洞出琉石滑石
太白山産紫擅蔓生掐藭芎
蘇瀚源石竇深入得石鍾乳

誌產

太白蔘蜜北畔八梢陽野海上皆石岸藿鰒魚廣魚鮒魚黃魚赤魚紫蟹紅蛤產陽野者佳

誌勝

五十川發源於廣甫山東流入海盤回爲五十瀨至東山峽口有雙石劒高各千尋其下深巖赤壁皆山水奇處虎溪北崖山石嵴絕臨深瀨脩譚其上曰鳳凰臺東臨大海西俯邑居層城雉堞間觀樓臺又有高柳長堤三月烟花滿城

樓觀見州誌

虞甫西黃池穿川爲洛東源
德蕃召公臺有黃翼成公功業碑海晴望鬱陵
島晴峯白沙風便一日可到云
凌波臺在楸岩東海祠場南海岸皆奇巖白石
嵯峨石上有車轍牛迹萬頃臺在楸巖北沙岸
十里青松前有大川入海其西遠村郊墟又其
西望頭陁列峀

府厲務壇狀

府厲舊壇在府北海上無人之地十餘里外地
勢褊迫壇墠不成殘壞無所凡登降奠獻之節

禮式乖儀誠意隨懈不稱齊敬祀神之意此年多疾疫札瘥之災其咎未或不由於此謀欲擇地更置既卜地於府北北亭山下地勢平坦不誇不下壇壝門陛可准律令行禮之際亦不患儀式之乖違然後降祥錫福可望於神理祀事禮重不敢擅便敢此具禀

乞山田免租狀

本府在窮海之隅本無諸衙門屯田處山谷岩嶮流民入作之田通一境蓋亦不多當查正未畢適有出站事道路聞見勿論土民流民其山

田所起一一計日上冊云然則此事一行令民
失望怨苦滋起本府土地瘠薄雖豐歲猶不免
未實草葉之食而連值大無今年旱災又甚於
前年稻田全不移秧者半移秧後不穗者又半
節晩計窮之後入山耕種以資生利山下之民
又不耕山則無田雖深山之地歲易之田地勢
平易處皆屬見田崖谷間往往加耕入作處不
識元田千百之一而八月霜降之後黍稷蕎麥
發向熟者在穗皆枯民間失望實爲遑遑本府
舊例凡山田不見於田案者稅入大同以補元

結爲他邑所無之良規而到此公私俱無所賴今一如他邑計耕收米則其中危可寒心者崖谷多石之地一日之耕不比平野半日之耕而年所收盈石爲難一石之粟風霜所損殼中半枯者舂得五斗米誠難納官之數盡其所出獲且不足而官家徵督又無已則其勢必至於流離土民流民其急一也然土民不散則還徙之徒猶得一分依賴荒政所急亦當先主而後客一如事目中所謂無身役無田役者外一切勿論不然被災尤甚之邑朝家已許陳實者令上

民疏民均被蠲免以示子惠之意狀 啓施行

鑿船漕粟不便狀

東海風濤險惡舟楫之制與西南海不同鑿連拖之木刳其半合爲成舟不用危檣大楫乘波出入以爲漁採東海常多大風或無風波浪俱謂之海惡海惡則漁採不通東海東南北無際常風浪拍岸十丈惟西風海靜然海動則西風亦厲而北風尤可怕往往漁採者卒然遇之舟漂沒不知所之者有之若使西南舟艦當之舟非不完且大矣而其摧折破碎舟愈大而傾敗

愈急大海舟楫之用東西絕異如此實東海無
舟楫也所謂東海之舟前昂後下尖上狀魚首
掛席丈餘與波出沒然合全木之完大者長五
六丈次三四丈重且堅漁人七八月水潦既收
二三月雪消日暖誤以農隙積日裹糧入山中
齎鹽僱人鑿舟下山挽牛大者三十頭牽牛者
牛一人左右扶挽以防墜下者又不下數十人
山高絕險遠者上下五六十里舟愈大而山益
深勞力旬月拽下溪谷又必待五六月霖雨山
溪水漲乃始流下海濱如遇天旱溪潭水涸則

或經歲不下漁採之舟大者容載極不過五十石次四十石或三十石小者不言今當漕粟之急粟至萬石漁舟百漕運不過數千百石今户曹所屬營屬諸郡縣之屬東界舟數未知幾許嶺東九邑邑有大小物力不齊以期限排列九邑令鑿舟多少或三四或七八或十餘以具百艘設令官鑿十舟其搬下勞役又十倍挽牛三百頭丁壯五百人既竭一邑旬月勞費之力船雖具而不得霖雨水至則又下海無計春前漕粟勢不可及而抑恐本府以內荒政日急而大

役又加怨苦不堪南方未賑本民先散也

兩倉稷稌變通便宜狀

詢問父老傳說萬曆中大亂飢饉之餘大小板蕩得數年大熟收斂民間亂後始有倉庫蓄儲而山田所出十之八九其中稌最爲無用之穀而稷尤無賣本府山海窮處高地瘠确傍海皆沙石不食之地不宜於稷嶺西深山之處霜隕常早五穀半熟稌最甚嶺西無稌而稷通嶺東西播種絶少謂之無稷之鄉亦可也水田稻苗之間有野稷雜生則芸不鋤除一頃之田稷五

之一或六之二九月稻未刈穫穀所則自落不
得刈穫又其實甚微留穀一斗舂鑿一升此實
穄稗之類非稷也然濱海之俗追其未落穗穗
而收之盈石則價糴稷貴可知本府元數在會
計者穄三百四十八石零數稷五百四十八石
零數此外常平倉穄一百三十三石零數稷二
百二十一石零數常平之穀本耗之外元穀三
分之耗并八歲增贏餘將倍多於元穀之數其
無實而爲民病者莫此之甚雖豐歲變通最急
而方值大無自二月分賑之後土民流民食者

日以益多今至五百八十三口麥秋之前為日尚遠飢民至者又不止五百六百則本府蓄儲衰竭而杆城移賑之粟雖至五百北運多船皆在寧海西泊無期杆城移粟之事須待多船回泊之後則亡七勢當在本穀已盡飢民皆散之後將餓莩遍野坐視而不救常平糶糴一邊發文一邊出賑以救危急之命不得少緩而其在元會計者亦因此啓聞便宜變通事各別參商處置

糶糴事申請粘移狀

山海多石之處耕地實少五穀之生尙非土宜播種不饒而穄稷尤爲餘外之穀通一境其種十不二三況大嶺之間霜降常早植穀罕熟穄稷尤甚不成東海沙海海岸皆沙無沮洳卑濕之氣土地不宜於稷種亦不茂水田稻苗之間有野稷雜生則耘不鋤除九月稻未刈穗穗而收之盈石則償糴稷貴可知昔者大亂初定括据收聚至今爲倉庫措預儲其中穄稷初不過些少之數積六七十年出斂增羸餘今本府元會計外常平穄稷合至三千三百三十一石餘今雖連歲大

飢民情寧餓不願出受者無他所食無實而收
償苦難故也此實穇稗之類粒米微細留殼一
斗舂鑿一升無用如此而既為倉穀上於會計
流來已舊非一朝一夕之弊每春給秋納民情
苦之無以為計或勸若樹蓺盈疇亦難其性好
生稻苗之間播種則不茂事情如此而反啓穇
稗收納則不敢多雜而四境之地遠者三日而
至其間烟火之户千百人人積稷於場散取已
鋤之穇稗以准納倉之數每歲為常人情所及
萬無此理土之所宜生穀不同如青荊無稷冀

北無稻必責其所無以均天下之積儲則周官職方必不載九州五穀之所出今此二穀無產而爲民病者莫此之甚而年年元穀之外費耗歲增至於倍蓰至於千萬粟愈多而弊愈甚此不變通則其弊 今民必至於流離以積儲言之諺曰虛穀滿篅不如實粒百斗與今日此事正相類也前日論報實出於民瘼之所急而不計出米之數徒以爲以麥易稷則民情不但不從又從而怨嗟方此飢饉之極恃以爲命者麥也一朝罄盡於食稷之償數則到此民生困急又

甚於麥前此決不可爲也今麥熟之後荒政少緩此後更無白給之事待秋成從民所願易之以他穀一依其出米之數則無怨於民而亦無所損於倉穀也

記言卷之三十七終

西厓遺事

公諱成龍字而見姓柳氏其先豐山縣人郡守公綍之孫觀察使仲郢之子也少聰明博學初見李先生於陶山李先生曰此子天之所生也二十三選博士弟子三年擢大科補承文院正字選入翰苑我 宣祖二年也上疏言 仁廟祔延恩非禮事 上從之以賀聖節書狀官如京師公貿而習於禮儀太學諸生聚觀者數百人公問本朝名儒相顧言王陽明陳白沙二人

公曰白沙見道不明陽明主禪學皆不如薛文
清之正學有一生前曰士夫趍向久矣公能正
之吾道幸矣及序班引儐道二流立之前列公
曰冠帶之列縱有官不可以道釋在前鴻臚官
大慙即郤之後列廷中大驚後入 玉堂常侍
經幄 上甚重之尋賜暇湖堂由天官佐郎還
拜修撰故相李公浚慶臨卒上箚言朝廷朋黨
事爲他日難救之患云應教珥怒上䟽以爲娼
嫉 上方柄用珥時議多趍之者議追奪官爵
公不可曰大臣臨死進言不可則辨之而已請

罪則傷朝廷待大臣之體其議乃止丁丑 仁
聖大妃營遷禮曹以為 上當於 朞年之制公
曰 明宗於 仁宗繼統之序有父子之道焉
上當從嫡孫爻沒為祖母持重服之禮也力論
之 上卒從其議己卯以直提學陞資直敎改
吏曹參議庚辰遷副提學上疏乞歸養 上許
之適尚州牧使缺特拜之 上曰使列邑取法
也明年以副提學召之冬無氷上疏陳十事一
荅天心二嚴宮禁三立規模四整朝綱五用人
才六杜倖門七養廉耻八戢奸濫九保民生十

振士風壬午由大司諫拜右副承旨 上特拜
都承旨以詔使將至導相須得人也有是命詔
使至見公在 上前禮節甚嚴爲之稱嘆賢之
上賜錦袍特拜大司憲癸未尼湯哈寇邊公以
副提學上籌邊五策一杜禍源二定戰守三審
虜情四給餽餉五修荒政時朝議大乖相攻擊
至此益甚公不樂於朝且以老母乞歸養秋遷
拜咸鏡道觀察使大司成皆辭以老母冬拜慶
尙道觀察使上疏力辭 上曰此人賢有才以
老母故不能召明年以副提學召還連辭不許

陞拜禮曹判書人力辭 上曰古人於其臣有
臣之者有友之者有師之者予以朋友待卿云
於是申孝弟禮讓勸諭館學諸生頒鄉約于八
方 上命選擇駙馬毋避李姓蓋有屬意者也
公曰禮不娶同姓爲遠嫌也劉聰納劉殷女爲
妃其所出絕異綱目曰犬羊雜糅唐昭宗以李
茂貞子爲駙馬此受制於强臣不可爲後世法
也事遂寢徐益上疏假人之言指公謂巨姦云
上下御札曰觀其人聽其言使人心服何物膽
大者敢爲此言也公乞退疏五上 上終不許

公去意益堅因請告歸連上疏乞解官累召皆
謝不就戊子以刑曹判書召還兼大提學連辭
不許己丑以大司憲復為禮曹判書冬有上變
告鄭汝立事獄事起士大夫多連累公亦出於
罪人書乞罷仍上疏自劾 上優答之特拜吏
曹判書尋拜右議政賜輸忠翼謨光國功臣號
封豐原府院君 上嘗從容言汝立事仍問廷
臣有先見者誰也公對曰臣有亡友李敬中嘗
言其不可用反被排擯坎軻而死 上曰排擯
者誰也曰臣忘之在史官 上問 史官掌令鄭

仁弘特平朴光玉也命奪削兩人官爵仁弘方
有重名以為沮陷深怒之辛卯命兼吏曹判書
公辭曰於古無此事也日或有專國柄者以臣
藉口者國家無窮之害自臣身始也 上不許
尋陞左議政黃允吉奉使日本還其國書有曰
率兵直入大明云云公曰當具奏大明領議政
李山海曰大明若以交倭責我當何說之辭也
不如匿之公曰使价交往有國之常事成化間
日本因我求貢於中國我即奏聞又降勑回諭
古事如此今不以聞倭有犯順之謀而由他國

聞之大國疑我必深且於義不可即白 上具
奏蔣福建人有被虜在倭中者已報倭情如此
而琉球亦遣使上聞而我使未至中國果疑我
貳於倭也我使至則帝大說賜賚之甚厚 上
令備局諸臣各薦將帥才 公薦權慄李舜臣皆
在下僚不甚知名舜臣嘗為北邊萬户討叛胡
功多無推挽者十年不調即以井邑縣監擢拜
湖南水軍左節度使申砬李鎰皆 上之所重
請以鎰先出邊以備寇兵曹判書洪汝諄以為
鎰不可遣壬辰倭大舉連陷釜山東萊列城大

讀吏議可恃者報至中外大懼公白 上洪汝
諄掌兵柄事急不知所爲將士多怨違之以金
應南代之又啓 上以鎰爲巡邊使成應吉爲
左防禦使趙儆爲右防禦使分三路以禦倭劉
克良邊璣爲助防將克良守竹嶺璣守鳥嶺砬
以爲鎰以孤軍赴難欲自行以爲聲援 上命
爲都巡邊使臨遣賜劍曰諸將不用命者斬之
命公兼判兵曹諮兵事臺諫請令大臣爲體察
使檢督諸將公遂有體察之命公將行募勇士
得八千人砬募士無一人應者砬怒色見公請

爲亂以從其意蓋怒武士無從已者也公即以
所募八十人與之砬乃行賊已陷尚州鎰敗走
砬至忠州賊已踰嶺而砬多暴怒人無言之者
急然後乃出兵至江上欲走賊乘之陷後不出
時司僕掌馬者與首相耳語去而復來曰省顔
疑之都承旨李恒福書立馬永康門內示公然
後乃知內間出狩之意已決於是臺諫劾啓相
誤國之罪宗室大臣皆言固守勿去及砬敗無
報啓者 上遂西幸公請 上分遣王子諸道
使召兵勤王命公守京城李恒福啓 上曰

上西幸盡塞則大國之境柳成龍通敏傳達善
於詞令酬酢非此人不可請從行　上從之以
李陽元留守　上至臨津召諸大臣同舟而濟
上顧謂公曰幸而國家中興當賴卿等次東坡
驛召見大臣李山海尹斗壽及公侍　上拊心
嘆曰事已至此予將何往諸臣皆泣不敢仰視
李恒福曰且進至義州勢窮力屈可赴遡於帝
公不可曰車駕出疆則朝鮮非我有也恒福猶
力辨之　上曰內附亦予意也公又不可因厲
聲言曰東北諸道兵馬尚全湖南義兵大起何

邊論此事然後恒福始悟嘿然公退而語李識
中曰爲我語李承旨何言之易也裂衣囊畧足縱
死道路將婦寺之忠入心一散難可復合云至
開京亭山海罷相公爲領議政市藥白　上曰
山海罷相某不宜獨免公即日罷相至平壤復
論竄山海而以公且罪均將并論之李恒福語
副提學吳麟祥曰此百代之望也公苟不盡力
於此者吾自此絕矣麟祥曰諾亦吾意也遂入
而大言之其議乃止時賊已薄平壤　上命公
叙用即受命應接大國將士來者無預兵事鹽

賊於尚州竄身山谷追至　行在所鎰素有威
名旣奔敗而至聞者皆喜鎰至公言于左相尹斗
壽急送鎰于江灘時有車駕出避之議公否可
日前阻大江入心不散莫如堅守必有王師助
義可以制敵尹斗壽亦言守城便城中已擾亂
奉廟社主先出城城中男女皆發憤罵詈曰宰
相竊厚祿誤國敗事又魚肉我百姓爭執兵刃
縱擊之神主墮遺中擾亂及於宮門在朝者皆
失色起立公立於階上招父老諭語曰汝等竭
力死守不去固忠矣不可驚動宮門不戢者罪

當無鼓亂者即棄兵叩謝皆散去亨恒福私嘆曰東坡奏事柳相國嘗以易言責我我當時不覺也事至此然後乃知先見服人云 二十一駕將出議者多言北行便公固爭曰 上西行本欲賴大國之力以圖恢復今既請救而我深入北關於義固不可北行之後爲賊所阻勢窮勉盡將北走胡地計無失於此者也 上遂出寧邊至義州上戰守十策時中國疑我與倭連謀遼東移咨有責我語公上疏曰中國疑我者非一而又我有七失臨亂不急報變一也不早乞兵

二也漢兵探我者令回之而返三也防守兵無兵食四也漢人求我鄉導而無一卒立於前五也　乘輿所止無兵衛之備晏然如平日六也國勢危急而氣像徐緩者多矣時七也此皆未人之疑者也請令該司登時速報明白自陳意是時北路已陷而叛民縛王子諸臣以降之七月副摠兵祖承訓以五千兵來援　上念公病篤使尹斗壽治兵食公請自力曉諭百姓發三縣粟數千又南方漕粟至館穀供具既備承訓攻平壤不利而退公仍留安州以鎮撫百姓上

待後軍之至十二月拜關西都體察使提督李
如松以精兵四萬至安州公請見以平壤地圖
指示形勢提督大說曰賊在目中矣先是我被
虜者受賊厚賄探報我事給無遺公得首諜者
按問其黨數十輩皆斬之以啟提督兵大至而
賊不知也提督召我兵合六萬人正月克平壤
賊大敗行長義智玄蘇總收餘兵夜遁去公令
海西諸將邀其歸路急躡其後諸將皆不出惟
李時言踵其後亦兵少不敢逼賊已過矣 上
命公為忠清慶尚全羅等道都體察使提督進

兵至坡州開副摠兵查大受追賊至碧蹄戰小利領千餘騎馳赴之敗折而還即趍開城公爭之曰大軍一退賊勢益強遠近驚懼請必留觀釁而動提督佯應曰諾即跨馬還至開城諸營悉退提督聲言請正自咸興將襲平壤急還軍以救之且令我兵在臨津南者悉渡江拒守公遣從事辛慶晉見提督言不可退兵者五其一先王墳墓皆在畿甸陷為賊所義不可棄其二奔竄遺民日望王師伐賊今聞退兵無復固志相率而歸賊其三將士方倚重王師以圖興復

大軍一退人心怨憤皆思散去其四封疆之內尺地不可棄其五兵退之後賊棄其後臨津以北亦不可保也提督黙然諸將士知提督意以食盡請旋師提督怒召公及戶曹判書李誠中右監司李廷馨跪之庭下而數之公權謝而已因爲之慷慨泣下提督有悔色陽怒其諸將曰不滅賊不還諸將皆頓首請罪令副捴張世爵見公慰之仍論兵事湖南巡察使權慄率精兵數千克倭於幸州提督方與倭連和聞戰勝大驚號曰權家軍而心實憚之公令權慄軍與巡

邊使李賓會於坡州據險守之又令防禦使高彥伯李時言助防將鄭希玄朴名賢及諸義兵分左右守要害出後擊賊召舟師將李蘋丁傑屯西湖以分賊勢倡義軍亦以舟師至發書王必迪言賊方據險未易攻大兵進至坡州躡其後選南兵精勇出漢南乘賊不意擊破諸賊城中賊歸路阻絕必走龍津因以大兵襲之可一舉而盡殄必迪大悅候使人覘賊城中賊尚強餘皆羸疲寡弱可易破也提督北將忌南兵有功沮其謀使不得動查大受報公曰賊方有謀

必欲得査柳二將欲退陣以自備公曰賊畏大軍在後徒以虛聲恐我耳必不輕来犯我不動還報則喜曰賊縱来我義不可獨去云時兵革已久民不耕種聞公駐軍東坡飢民至者日千百齊告漕粟適至即啓　上出一千以賑之慶尙右監司金誠一報云兵革之禍嶺南最甚請移粟賑飢即移南原粟一萬賊自知勢弱始請和提督得報遂還開城遣遊擊沈惟敬約還二王子退兵釜山然後乃許公曰義不可許不如擊之提督佯應曰善實無鬪心又遣遊擊陳弘

誤入賊中過拔州令入祭旗牌云不聽提督開
之大怒曰旗牌旗牌天子之令也何以不祭當行
法捴兵公與元帥金命元詣軍門上謁提督怒
不見良久乃許公前謝仍曰非不敬旗牌其側
又有牌文禁我殺倭心痛恨之不敢祭拜提督
有慙色曰此宋侍郎為之我實不知云數日遣
遊擊戚金錢世禎來言許和便公執不可兩人
者既去公移書曰賊誘我求和者三小邦危急
而終不許者寧死不辱一國之人忘讐釋怨與
賊俱生無寧擊賊而死於軍法云及提督至東

坡驛公即就問起居提督不見謂將命者曰柳
體察使不快於我亦問我耶秀嘉䝉與提督得
和憚我躡其後諸師夜遁提督即入京公請於
提督急發兵追躡之提督詭言曰大江無舡不
可渡公已急收艦八十艘待之久矣提督不得
已遣營將李如栢率兵萬餘追之至江上若渡
兵者兵半渡稱疾遁還經略宋應昌佯示伐賊
意令提督促兵追賊賊去已數月矣提督追至
聞慶而還經略已令我兵禁不得殺賊賊適還
我兵亦莫敢出賊據海上蔚山東萊金海熊川

巨濟運陣十六屯皆依山築城掘壕爲久留計
劉綎吳惟忠李寧祖承訓葛逢夏駱尙志王必
迪等以萬餘兵環四面相距我兵元帥以下諸
將皆屯於宜寧於是賊乃遣還王子諸臣未幾
劉綎以大兵歸公啓　上曰王師不可恃也請
治兵教鍊以爲自强之計云云選丁壯遣浙江
參將駱尙志所得火炮狼筅鎗劍諸兵械令傳
習之尋至嶺南治兵事九月召至　行在所十
月從　上還京京城殘破百司依於墻壁加之
以飢饉盜賊多起人心危懼公白　上置訓鍊

都監發萬餘粟募健兒數千教鳥銃刀鎗之技
置把摠哨官以領之分番宿衛人心乃定尋拜
領議政大明以我衰弱有分割易置議給事中
魏學曾上本言之兵部尚書石星持不可行人
司憲來盖勅諭我且令觀屬國事也其勅書曰
朕待屬國恩義至此王其自治之朕不爲王計
謀也　上召見公曰久知若此者恨不早避也
明日見行人當言傳位事卿之才以予意故不
得有爲良恨公對曰勅書令勉厲之耳　上何
爲遽出此言也臣冒居三公位使國事至此臣

罪萬死明日事大不可敢以死請後 上見行
人言病不在國事欲傳行世子行入許諾又曰
擲戒龍患硬仁義篤信求征將吏無不悅者王
得賢相云將戚遊擊在京至行人所言甚密夜
要見公屏左右取紙筆書六七言問之其一
上傳位事也公驚愕起立書之曰公讀天下書
知古今事博矣小邦危急至此而又於君臣父
子之間不能善其道者促亡國之禍也遊擊曰
是是即以其紙焚燭火而止明朝公率百官呈
文行人所力陳 上無失德事又夜遊擊語公

日行人意大回矣及行人見　上禮節益恭及
歸又移咨勉飭殊甚又以劄付付公有曰吾這
山河云行人未至經略宋應昌嘗以劄付云伴
臣尹根壽曰歸與國相公拒之曰經略公言國
事當移咨於　上今無咨而有劄付其所言非
國相所宜處者也十二月湖西賊宋儒眞傳檄
刼略而北人情洶洶　上命公入宿禁中公辭
曰如此令人心益驚　上曰卿不念武元衡事
乎一夕甚寒　上令內豎覘公深夜明燈閱書
還報　上命煖酒以賜之賊旣見擒公治獄平

累代以來訊杖漸大公白 上一從大明律尺寸入無濫死者甲午上劄言固本節用積儲選兵教訓累千言且請計田量入令諸司凡貢物方物皆計物定價令有司供貿以其餘補軍食者以為便而有沮之者不果行也 國以為賊持又天下兵力不可窮因賊請款許之令解兵便宋應昌被劾去顧養謙來代至遼東遣參將胡澤以劄付責諭我以屈己自強以為言且令我為倭請封廷議持不決督報甚急公病肺痿不視事逾月乃上劄曰當具陳賊狀以聽大國處

分贅倭請封事決不可從又條上戰守便宜十一策請令兵曹專任鍊卒廣收人才令內外文武重臣各舉所知勿拘貴賤又上軍國機務下事乙未置公江屯堡又上箚陳防守便宜有儒生羅德潤上疏言己丑冤獄事公請大釋囚籍如鄭介清柳夢井李黃鍾最甚伸理 上從之九月乞解官歸見老母 上不許尋賜暇歸即復召為京畿黃海平安咸鏡等道都體察使數閱戎卒丙申帝遣李宗誠楊方亨封秀吉為王而沈惟敬素與倭往來彌縫 惟敬亦從之令戎

遣重臣偕往軺廷不知所處公曰賊反覆多變
計窮則欲自免而歸咎我耳可知始終之先以
書責問得其報便 上從之 惟敬習之不已令
其伴臣黃愼遣行及李宗誠自倭逃歸京城洶
洶不定張榜曉諭以鎭之 時有讒言 上令羣
臣聽政於東宮公率百官伏閤逾月 上乃許
仍上疏乞歸 上以手札諭之令毋去也楊方
亨沈惟敬回自倭秀吉受封不謝行長請一正復
屯兵如前聲言王子來謝然後解兵云惟敬旣
復命得罪而復大出兵軍門邢玠經理楊鎬大

將麻貴提督劉綎董一元總兵楊元各率衆討
倭水軍提督陳璘繼至經理鎬提督貴領五千
騎在京城合我兵為七八千人水兵統制李舜
臣大敗賊於琢島軍閑山連破賊賊患之丁酉
賊令間諜我曰清正方渡海以舟師邀之可擒
奚蓋覘我也舜臣知其詐不聽節度使元均忌
舜臣功高以為不肯進兵舜臣不得已出兵清
正已下海矣舜臣公所拔擢諸公若尤以舜臣
為言　上怒置法而將以元均代之公力爭以
為均必敗果大敗均走死湖南大陷用金命元

李恒福請復用舜臣楊元大敗於南原賊乘勝
至稷山經理擊破之兵麻貴率兵數萬追至蔚
山時賊敗於稷山清正屯蔚山行長屯順天沈
安頓吾屯泗川劉綎攻行長不利董一元又敗
於泗川經理攻清正奪其外柵久圍不利舜臣
集破敗餘衆與陳璘遇賊於南海前洋大破之
行長安頓吾皆遁去語詳諸屯賊各退兵舜臣
死於洋中賊大折無西意實舜臣力也公自受
任以來 上傾心用之娼嫉者日夜毀短之令
上心不快於公也 上命公出師禦倭公受命

即行或曰方賊寇都城騷動而真出師先以家屬自隨入心大潰云　上大怒大司憲李憲國歷舉公及諸大官家屬所在某在某然後　上意乃解召公以所領兵入衛至者數萬　上出江上望見軍容甚肅大悅益倚重之初經理揚鎬師大軍南下公先出嶺南調兵食經理旣至公上謁經理已信讒不見有不悅狀從者失色公不動念大事不濟具啓經理所爲不相能請代　上不許尋召還後經理還京公與李恒福議事脩衙門譯來謁公具言衙門事請爲介欲

交懽諸將公正色曰非公事無私交譯不敢復
言李公退而語人曰主臨利害當如此戊戌主
事丁應泰劾經理鎬剝卒多怨掩敗爲功與軍
門監軍共爲瞞上 帝大怒遣給事中徐觀瀾
同應泰抵王京閱實經理免歸河南萬世德來
代之 上追思稷山之戰欲遣大臣一人爲經
理下誕 上意盖在公而以內外多事猗之李
遣左議政李元翼奏至則應泰又誣論我與倭通
壬辰要犯遼東反受兵云 上憤憤不快言避
位事不臨朝數日公率百官爭之持平李爾瞻

首劾公當十誣事不請燕行以感怒 上心而執柄者又陰令其客數輩上疏斥之以為士論仁弘素深怒於公其客文弘道為正言誣萬狀專以主和為言公連上劄引咎自劾既罷相尋又削奪官爵右議政李恒福上劄曰前臣奉使南方見賊勢盛強我財匱民散無一可恃守國禦寇戰守和三者而已今既不能戰又不能守下此則聽其求和而已臣嘗與體相臣某言此事以此罪成龍則次第鋤削當及臣身仍謝病左議政元翼還自京師上疏曰柳成龍守正

不撓憂國不私家其心可悲此入斥去謂之親
厚而斥之謂之異議而斥之士類斥去無遺詐
國家之福也遂稱疾已亥六月 命還職牒三
司復論之庚子十一月又有職牒之 命後月
以 懿仁王后葬禮從郊外哭班即歸明年八
月貞敬夫人卒其十二月始有叙 命壬寅選
廉謹領議政李恒福以公名置選首顧同列曰
此老不可以一善名特洗鄙鳩之誣耳此弘道
誣誣語也癸卯服闋復府院君公上疏仍乞致
仕甲辰策扈 聖元功公上疏乞除名錄券將

圖畫功臣畫工至公以辭功謝遣之乙巳會盟
禮成下教書賜銀緞兼馬令本道遣長吏致食
物　命給奉朝賀祿公上疏力辭凡三召皆謝
不就丁未五月公卒年六十六前夜起坐如平
常誦洪範公病中　上嘗遣醫視之朝則與訣
曰遠來勤苦無以報　上恩仍謝客曰欲安靜
歸化耳命侍者整席堂中北向正坐而逝有遺
言君道八事又遺戒薄葬訃聞　上爲之輟朝
三日賜賻弔如儀士大夫相率而爲位於城南
舊第哭之如親戚都民皆奔走會哭罷市四日

曰微公吾屬已無類矣其七月以禮葬于豊山
縣壽洞南向為封會葬者四百人後為之立祠
於屛山公身都將相受命傾覆之際見義明臨
事正盡忠不辭難考其行事終始要歸於道德
之正公可謂有德慧術知而文之以禮樂者也
自朝之耆老以至宿將舊吏莫不曰相國之忠
而其竭力周旋能扶顚持危終使王業再安生
民父子兄弟相保至今婾衣甘食安處樂業其
誰之力也公通敏博雅為文章尤長於詞命所
居樂西厓絶景自號西厓

梧里李相國遺事

梧里李相國諱元翼字公勵梧里別號也我恭定王子益寧君後之四世孫也益寧君生秀泉君貞恩秀泉君以高節聞事在秋江師友傳秀泉君生青杞君彪青杞君生咸川君億載咸川君好文學博雅通於五聲律呂之變咸川君於公爲皇考妣東萊鄭氏監察錙之女也 明孝肅皇帝嘉靖二十六年我 恭憲二年十月廾四日公生於漢陽之泉達坊嘉靖四十三年我 恭憲十九年公年十八補國子生員

後五年 孝莊皇帝隆慶三年我 昭敬二年
及第選承文院由正字至博士性簡正不喜交
歡来遑常獨守非公事不出入莫知也惟柳公
成龍知其賢心敬之萬曆元年轉成均典籍以
質正從聖節賀使權德輿如京師廉潔無私聡
事慎重一行皆敬之明年由禮曹佐郎選授黃
海道都事時方籍兵諸道皆以都事掌之事簡
而文不煩三年而竣事無一入有罪者幸免而
無罪者得罪稱神明入為司諫院正言朝廷稱
得人戊寅入玉堂壬午由應教為同副承旨癸

未授左副都承旨朴謹元力攻朴淳李珥有河洛者上䟽論政院擁蔽洛先已上䟽右兩人者而未及蒙准上達洛復上䟽言之政院啓事云云 上甚怒欲罪朴謹元與同列秉筆者問政院成洛恐懼不敢首實公曰啓事初非一人之言不可歸罪於一人終不對 上並黜之朴謹元竄江界公旣罷五年不復用丁亥始有安州之命州本關防大邑殆凋弊又大飢選擇任之選曹以為其人無出公右啓 上特起廢遣之公至州請移粟萬餘以賑之 州播種有餘又大

穰百姓樂業以無盜賊防守四番更六番以寬民力使尹斗壽上其事定為兵制州舊無桑公勸民樹桑蚕績大利因號為李公桑云 上思其久勞召為刑曹參判辛卯為大司憲論己丑寃獄左相澈江界安置壬辰之亂以吏曹判書兼平安道都巡察使先行 上遂西幸五月車駕至平壤數日賊已薄平壤 車駕向寧邊公及諸將兵合三千八留守平壤時元帥連敗憊無功下同諸將無所統領公曰號令不專者兵必敗元帥國之重任不可以權祈先自輕以

底敗也公先下之以奉軍帥元帥心然之自此
軍中始有統領賊日耀兵江上而官軍不敢出
公與別將高彥伯文愼言率戰士數百夜渡江
斫賊壘殺賊甚衆奪戰馬八十匹賊大驚轉戰
所殺傷且相半明日賊乃渡兵薄城下諸軍皆
潰公至定州募兵諸散卒始集　上命公進正
憲仍為觀察使兼行巡察使事公患無兵啓
上巡行龍朔間募戰士得千餘人朝廷已發兵
遣戍遂詣　行在所謁　上受　命還定州時
七路皆不守惟浿江以西獨全公鎭撫百姓鍊

養士卒以為根本之固時　世子駐成川監軍
國事有守令差除與朝廷相抵捂不相能公具
狀分朝言事體不可亦力言於分曹皆不肯莫
七月還軍順安時天兵會我兵薄平壤既不利
我兵環平壤諸將李蘋李鎰朴名賢高忠卿張
以德金應瑞李思命崔琛李祿金夢湖金海龍
鄭箕男林仲樑李應獬李遜等列營屯兵僅數
萬人八月與賊三戰皆不利明年正月提督李
如松以精兵四萬來連我兵伐賊大破之遂復
平壤二月　車駕至永柔以公久勞兵間特加

崇政時京城賊合西北倭數萬提督心易之輕
兵薄之敗衄於高陽遂斂兵不出與賊約和賊
乃撤兵而南仍留屯海上十月 車駕還京公
在西路兵滿萬乙未 上下教褒諭進崇祿六
月有右相之命兼慶尚全羅忠清江原咸鏡平
安等道都體察使連出巡 上念公勞瘁令開
府京城公辭曰臣在朝專制四方事體不可八
月巡行南方開府星州當殘破之餘庶事隳裂
號令不行諸節鎮驕悍違令者皆杖之軍門都
元帥權慄關東觀察使宋言愼違令不至皆啓

罷之軍門爾然賊聲言舉兵復入中外洶洶大
嶺以南地險隘多阻賊盛強而我兵力寡弱於
是大修諸山城為保守計江左右絕遠事機多
不及分左右監司丁酉賊復益兵臨我而詒我
令我列舟師於釜山前詳欲覘我虛實統制李
舜臣不聽用事者以為誤事逮臣以罪去公啓
上曰此人得罪大事去矣 上且問於公復極
言之未及上元均來代之非 上意也均果敗
亡走為賊所殺然後 上復用舜臣以破賊之
餘身勤苦撫循士卒兵威復振公至閑山計事

登臨望海大享軍士軍士踊躍思奮舜臣曰令
將士忘死者相國也仍嘆之曰我爲將在外讒
疑當道相國專用吾計今舟師粗完非我也相
國也遂與賊戰於南海前洋大破之舜臣死於
軍中於是諸城事未完役事者爭言城不便人
心思欲散去及賊乘勝壁堅最要害而右節度
使金應瑞佯言野戰棄城走諸城大潰黃石守
將亦夜毁城遁去安陰縣監郭䞭前咸陽郡守
趙宗道死之惟義兵將郭再祐堅守火旺獨全
時 帝再發南北官兵十餘萬人征倭公在軍

中疾甚 上召還至陰竹賊連陷南原全州京
城戒嚴又有 命留公措畫軍事畢召至京經
理揚鎬旣攻賊於稷山追賊至蔚山久圍不利
旋師戊戌經理鎬爲主事丁應泰所彈劾萬世
德來代之 上遣公爲經理卞誣應泰又誣論
我事倭壬辰引倭要犯遼東及受兵云云公曰
一日不卞一日蒙惡名於天下日詣六科給事
中都察院十三道御史都御史皆曰丁應泰奸
邪小人云又呈奏于通政司叩頭出血又伺閣
老於長安門外乞上奏閣老揖之曰言于通政

司上奏通政司曰陪臣不可上奏盖丁儻沮之也又令促發不得已乃發還正言李爾瞻攻擊領相柳成龍朝廷擾亂在朝之士持公議者無遺斥去己亥二月公既復命　上爲之勞慰曰血誠陳卞勞亦多矣公辭謝乃上疏曰柳成龍廉介守正不撓憂國不私家其心可悲此人斥去謂之親厚而斥之者有之謂之異論而斥之者有之士類一朝盡斥恐非國家之福也仍辭疾時賊既渡海諸大兵皆集京城又有留兵善後之議事益難　上責諭甚急公不得已出視

事復辭疾呈告十三上劄四 上猶不許至四月乃許改判中樞九月李恒福遞左相公復相有鄭榮國蔡謙吉者連上疏右洪汝諄任國老攻擊朝廷殆無餘力公上劄曰公議息滅朋黨成風國事日敗横議肆行為朝廷羞辱極矣上愈不悅公請對曰人君聽言勿以入耳之逆順為喜怒則庶不為讒說之所移矣朋黨之害古亦有之而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仍及洪汝諄任國老所為多無狀曰上不用臣言此輩終為國家患且不遠矣 上曰人心已散賊情難

測域中之變亦難保其必無當此之時雖君子
盈朝恐無益姑徐之以國事為急善也公對曰
臣所爭正為國家之急也欲收拾補綴委任賢
能而反令此輩當國則民雖不散賊雖不來國
必亡矣 上久不快於 世子因不悅屢言傳
位事公對曰 上春秋鼎盛何為出此言也臣
恐自此庶事解體也 上不悅而罷於是攻擊
大起公出東湖既遞相 上以國家多事令公
及李德馨在備局疇畫公辭不出庚子四月鄭
琢遞左相公為之二相兩司合啓曰某力主邪論

無所不至云云 上曰論人不以其實非但予之又信人且不服左相賢相也捨此人而何以哉公連辭不已 上曰方待卿為政云云公終不出歸衿陽田里六月 懿仁王妃薨公入臨八月 命公為都體察使兩湖嶺南關東兵馬皆屬焉九月出巡嶺南州郡鍊兵募民置屯田昌原蔚山東萊冬疾篤召還送標信符驗 賜襦衣以備道路苦寒辛丑老土攻殺藩胡我邊將亦敗沒北邊請益兵以備胡八月復以公為咸鏡平安黃海等道都體察使令開府關西治

兵馬公以疾辭　上曰惟當在京疇畫率勵三
道公對曰如此無益也即出巡北關至永興由
隘水至咸川有報忽剌温謀變我邊調南北官
兵爲救北計巡閱兵馬至黃州壬寅冊立皇太
子頒赦詔使來以西路多事召還二月在東湖
疾忘　上遣醫視疾召卜者問命吉凶念江上
多風撤御室氈簾以　賜之拜上劄辭都體察
使有大石自起立或自移東。速亦甲辰二月
白虹貫日　上令公卿各言所欲言者公上劄
曰益恢大度樂聞闕失嚴宮禁戢貴近以迎和

平之福振國綱安百姓以弭崩解之禍外侮可
禦天災可消也時臨海君奴夜剌殺宰臣不能
得捕盜發之大將邊良傑得罪領相李德馨言
捕盜無罪　上大怒以故言及之時議定宣武
功臣位次公當受封上疏辭無功請居從　上
之列　上愈賢之　賜忠勤貞亮効節協策扈
聖功臣號封完平府院君戊申鄭仁弘上疏罪
狀領相柳永慶　上大怒竄仁弘于寧遠及
上登遐柳永慶罷相公復爲相　上大漸謂
世子曰拜三臣惟某可任大事予不能用優禮以

待示以誠意可以爲用也以故光海初立首起
公及三司發臨海君事將鞫因公啓 上曰三
司所謂發劒兵刃入臨海喪次云云者某日把
門衛卒無知者以單辭發問俱無證可覈遂稱
疾因啓以寬釋無罪極言臨海君貸死意三月
因傳旨又上劄曰 上嗣服之初首下崇賢之
敎可謂得爲治之要矣仕進者廉恥勢利相爲
輕重廉恥重者行有不合不求苟合勢利重者
經營鑽刺干進無厭人君與干進之徒爲國則
不幾於殆哉易曰通天下之志然後能成天下

之務爲治莫急於開言路然受言非難擇言難
忠言逆耳而難入佞言順耳而易入終使諂諛
盈朝國事日非而不自覺也能察於順耳逆耳
而取捨之則庶乎得矣朝廷爲正路宮禁爲私
逕正路易見私逕難辨古先聖王省躬祈天先
戒女謁閗織濁之端成貨賂之習其入雖微其
事雖細駭人之聽訣人之望則大矣願　殿下
肅清宮禁以昭清明之治今日之所事惟在
慈殿慈殿之所依亦惟在　殿下至誠承奉終
始無間至於諸王子之子子導導依仰於　殿

下者亦宜撫恤以爲恩愛云云光海令諸達官各以其職就領相議革弊保民之事於是圻甸宣惠法始此 帝詔廣寧撫鎮以爲朝鮮舍長立少臨海何以當廢光海何以當立遣查官查明得失又有郡縣朝鮮之議知州萬愛民都司嚴一魁來鄭仁弘以爲斬臨海頭以示查官公能周旋其間查官報撫鎮具奏 天子准許冊封如隆慶元年古事仁弘有弟子鄭承勳者上疏力攻全恩之議公遂稱疾光海曰大臣重然後朝廷尊而國體嚴以全恩之議目之以護逆

大臣因此辭疾自毁體面朝廷隨而不尊云云
公猶辭疾益力光海待之加厚將親臨問疾有
沮之者不果臨使御醫視疾而已己酉八月呈
告二十三乃許遞相　賜米豆二十碩酒十瓶
魚肉果物後數日又厚　賜之公上劄陳謝仍
辭太醫視疾辛亥八月公復相光海所爲益無
道公憂之自以宗戚舊臣寧諫而得罪等　經
筵講周書多方乃惟成湯以多方簡代夏作民
主註民擇湯而歸之光海曰民叛亂擇君何如
公對曰自百姓言之則龍蛇赤子惟在虐義撫

我人心離而天命去矣民相率而歸於賢君不可容人力於其間者也自成湯言之則聖人稱文王爲至德湯有懿德則微意存焉臣之與民雖俱曰王臣分則有殊安有委質爲臣而背而之他也仍論明德慎罰進曰君失其柄賞罰不行人心狎侮無所畏忌賢能不用私昵盈朝因緣付勢得官者皆是 上引接臣僚之日絕少朝夕與處者宮妾而已內外交通下與朝政崇信左道妖妄瀆亂況女謁盛者殷湯之六責傳曰家齊而后國治宮禁者 殿下之家也宮禁

如此何以爲外朝之效也奢者惡之大儉者德之共入主雖當治平殷富之時不可侈然自肆況此時乎自兵革以來祖宗憲章蕩然盡矣初以美法姦吏因緣爲弊弊極則民不堪今膠守積弊不爲之改易則塗炭之民不可救也保民莫先於節用用不節則傷財傷財則害民近觀虛文靡習 上之所爲戶曹無蓄積百司皆空雖日日加賦於民亦不能繼也人君處崇高之位其倉廩百官之盛禮儀文物之美無一物不出於白屋飢寒之民人君見物思民則如傷

如保之念自生矣近者言事者相繼補外今日
言路阻絶職此之由也光海不答公因稱疾時
昌德宮成光海御法宮受羣臣賀有妖言以為
新宮不利於　上將還居行宮正言鄭蘊力爭
忤　上意當斥去公上劄曰昔之言者未還今
之言者復去雖有朝暮剝床之禍將不得上聞
也蘊竟斥出為鏡城判官遂還居行宮名行宮
日慶運宮壬子有黃海道上變事公即出視事
方鞫因疾甚命還家仍請辭乃許癸丑永昌獄
起永昌竄之江華嗾令府使鄭沆殺之領相李

德馨上劄言幼稚無知乞貰之前弼善鄭蘊亦
上疏極言皆論以大逆公上劄言其心可恕請
寬之李德馨憂懣死鄭蘊旌義安置朴應犀者
謀逆自首當功賞公上議曰先朝有吉云節者
在濟州謀逆敗露自首於州官 命誅止其身
應犀與云節同律光海不聽鞫囚日輒遣史官
令以原任議獄而公辭不出以大內詛呪事命
頒教八道乙卯春公上劄曰詛呪之變事連
慈殿布教四方事體未安且道路傳說以為
大妃將不得保全位號毋雖不慈子不可以不

孝母子名位至重倫紀至大臣受國厚恩不得
不言光海大怒以為護逆三司請罪南以恭亦
為時論所深疾久矣以為縱臾並論之太學士
洪茂績鄭澤雷金孝誠等皆上疏言其忠直無
他意皆得罪而公付處洪川時東方大旱公至
而關東大雨謂之相公雨丙辰右相鄭仁弘上
劄以其不可捘黨而止當鞫問云公謫洪川申
判書欽謫春川韓參判浚謙被黜居西湖時議
以為三黨訟江謀議有鞫問之議公遂杜門雖
親戚交友亦不見鄭襄陽曄過公排戶直入戲

之曰何若是懦也自反而縮彼如我何已未疏
放竄謫八十餘人列落而其中或自遠竄移中
途或自中途放還者二十餘人公放歸田里居
驪上或臨江釣魚或鼓琴以自遣癸亥 上既
反正公復相入謝都民父老望見公相慶曰李
相公至矣或涕泣光海既廢罪人皆已伏刑其
脅從者公皆請輕之如李光業輩乙卯以死論
公而皆在減死之列不知者以爲公避嫌公不
動死人財產功臣等既皆沒入公不可曰如朴
承宗柳希奮謂之屬公則可也謂之籍沒則不

可 上然之 太妃欲必殺光海功臣等皆曰
可殺公曰光海自絶於天其廢固當至於殺之
則老臣既已服事當自此去矣因泣下 上曰
當保全也或請復鄭澈官爵 上問公公對曰
澈或謂之君子或謂之小人今諸被罪者皆已
伸釋澈亦可釋己丑之獄澈實主之寃枉多死
人心至今悲之臣嘗爲大司憲論此人 上曰
然則兩釋之以故己丑諸人皆復其官自中古
以来三公不坐政府聽國政久矣及中興功臣
等皆曰復舉都堂故事公曰不可中古廢此事

有由也國之大擁人臣不可復擅時 上方倚
任功臣訛器遠金自點等始用事矣國家承光
海無度 上命裁省頻督以節國用公仍議行
大同法巨室多惡之竟不行 上召南中隱者
張顯光至公逕見之問以國事無他語但日當
今國之人患在疑公爲之嘆服不已秋以老乞
骸骨 上不許 賜之几杖以舞樂錫宴于公
第都堂相會宴耆老會皆請 上許設焉甚盛
事有几杖宴酬唱詩一卷甲子李适叛先有上
變者士大夫失志者多連累及适叛書聞功臣

等大懼陰以內變動　上意盡發故相奇自獻
等三十七人而議不及於公矣　上遂幸公州
後公白　上追釋其寃皆復其官及追贈死
車駕還京冬上疏乞致仕　上不許猶請去不
已乙丑疏五上遂相爲領中樞仍乞致仕　上
終不許及秋復相之　賜肩輿入朝上劄固辭
上召見以老不延居令勿肅拜引對所言皆詣
去也仍賡　言上劄曰朝廷者四方之表朝廷
不和則治道無自而出戰國時謀臣有曰群臣
和其國不可伐蓋和則一一則強敵國不敢謀

今人各異見士各異論疑阻乖隔庶事渙散莫
可收拾如是而望治不亦難乎今國家中興天
命已定滿廷士大夫孰不欲爲 殿下一死凶
徒或借重藉口或因怨招亂未可知也或誣引
士大夫亂朝廷挫國勢徐爲之乘釁亦未可知
也指名播說以亂人聽人人自危惴惴莫保狼
狽窮蹙處身無所殊非盛世之氣像云云翰林
睦性善正字柳碩上疏言仁城寬赦事金尚憲
以爲軾、晉等自附於諸賊所推之王子云 上
問于大臣公啓曰臣自昔時於王室至親每以

全恩爲說人皆指目老臣矣朝廷既僉議而置
諸外願　聖明終始保全初不以貫內置外而
爲之輕重也丙寅春有啓運恭公詣閤門之外
令禮官定爲齊衰不杖朞以啓　上斷行三年
之制公爭論不已　上不聽凡喪禮一用后妃
禮公遂出闕門之外連上劄曰以本生私親比
倂於宗統與禮紊亂宗統不尊僭擬之禍終至
於亂亡億萬年宗社之憂在　殿下莫謂老臣
今日不言也仍上疏辭職曰臣以首相當大事
無所可否安有如此宰相也臣之求去豈臣之

本心哉不得已也即歸衿陽 上下教有悔過
之意公即入京待罪 上曰卿又棄寡躬非但
予心喜悅宗蒼生之福也終始勉輔令該司修
理闕下民舍以館之公上疏力辭既葬追尊大
院君爲靖穆章孝大王啓運爲人獻王元以園
所爲章陵公出郊外上疏曰臣老棄職事前後
疏劄呈告今三十餘矣倨慢褻瀆攻壞官方無
人臣禮臣惶懼不知所出退伏郊外祗候嚴命
運乞退不已 上乃許之有 教曰雖不能強
之以職事欲召還都下以爲士大夫矜式再辭

以請終不傾聽予甚顏厚政覺敦諭公不得已
還私第待罪拜領中樞仍令該司更修理前所
館舍使之移住丁卯正月金人大舉來侵閫帥
節度使南以興戰敗死之平壤黃州皆不守他
無特兵處　上出幸江都公為都體察使從
世子至甄城問百姓者煩費師行有律號令嚴
肅少年慕奇功者多不悅時右相申欽亦從諸
客說右相勸立撫軍司以分衙門以公故不果
日造言誹謗或投書幾有變諸賓佐請收兵殺
後以自別公泣謂曰　上以小子托老臣一道

驅我使去我不聽也言者乃止開朝廷與虜約
成即春〻 世子趁行在所讒言不行夏 車駕
還京公上疏曰上下否隔言路阻絕願遷已咨
詢毋自廣以狹人國家本根已病矣知此而能
為國者未之有也秋請告歸鄉里 上宣醞以
送之後月餘疾仍乞致仕不許令承旨草 教
敦諭公上劄曰賤臣壽已窮矣擔曳道路三入
脩門寧不為朝廷士大夫之羞乎終不起 上
令該司 賜素衾褥以表儉德曰平生儉素
可敬云公以退老不受祿 上令畿內 賜月

俸每歲時　賜米肉辛未夏有邊警急公入京
上引見　厚賜之留數月還鄉里上劄曰當今
之勢賊兵雖退邊遠必來願振發奮勵罷無益
之作專意兵事以待敵來江都爲保障南漢爲
輔車繕完蓄積得擧任屬收拾三南存恤兩西
使軍民親上氣勢連絡統爲一家外侮不足虞
也此顧非臣僚之所能也　殿下一脉精神感
通徧及然後可以致此也無民則無國無食則
無民寬民力裕民食帝王之急務也近來專以
任怨爲賢以悅民爲獘國家勸懲如此　殿下

雖欲保民譯不下究民多怨也 上遣承旨問
之旣德 命問其居處對曰茅屋蕭條不蔽風
雨 上曰爲相四十年有數間茅屋而已耶令
本道作正堂以 賜之上疏固辭不許仍乞致
仕不許復上疏曰臣雖致仕國有急難臣當以
死報 殿下壬申 仁穆王后薨公即入臨成
服而歸公退老於陽八年而卒壽八十八崇禎
七年正月廿九日訃聞 上爲之罷朝三日
贈賻加厚 世子臨弔建德坊舊第百官會哭
都民父老亦皆罷市會哭三月某日以禮葬于

族葬之次有司供葬事至成葬公嘗曰我死以
無實之譽後於墓道我甚羞之令子弟叙次平
生大略屬蒼石李公埈撰墓碑有逸事狀公自
述云公請苦自修事君無隱進退有義爲名相
宣祖世選廉謹公及柳相公成龍最重於世公
嘗自言吾平生見利思恥事不辭難行不苟容
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人心如鑑照物能見於幾
微趨捨必決者明也勇生於明明則不惑不惑
則不動此公一生得力也公所與友者二人姜
承旨緒趙引儀忠男姜承旨事 宣祖好直諫

佯狂自晦趙引儀托風啞隱於世者也與人絶言語時以嚬笑示人可否而已人莫知也方朋黨始起其所嚬者其人一一皆敗其所笑者皆以令名終姜承旨亦善知人能言成敗禍福不失嘗語公曰他日當作壽考宰相逢亂世揮涕泣而當之公知遇 宣祖受任於多難之日竭力勞心驅馳四方十年當光海無道諫而擯逐且十年及事 仁祖多難初定致仕纔八年而歿公爲相四十年其言一一皆驗毋論人物姜承旨爲第一趙正字中立趙舍人正立吳判書

德玲金參判宇顒鄭參判蘊任持平叔英柳絅
公成龍吾所敬事者也事君能竭忠而忘其私
如古人李相公恒福豁然不拘細故能以所存
忌富貴亦偉人永昌之死以爲大臣不爲一王
子死及　大妃廢時極言力諫竄死漠北善乎
可謂能踐言者也公通於律呂常鼓琴自娛及
以老乞骸骨不復援琴常獨嘆曰吾且老死今
人事極亂天道且變矣大亂迫矣公歿三年有
南漢之事自癸亥無日記有疏劄集藏於家公
初與鄭仁弘並爲掌令仁弘有重名於世　上

亦傾心用之公憂之曰此非吉人及光海世其
人擢位日盛專以深刻制一世人人仄目曰相
公之先見也公聞之曰吾見其所爲多不近人
情以致疑之非先見也李相公恒福與公並爲
相每論大事決大策必咨於公曰見事我不如
公公沒後李相公弘胄語人曰中興初公復入
爲相嘗從容語我曰吾今老矣同里諸公吳逜
曾嘗繼相後公又相而國祚艱難生民糜爛吾
不及見矣今相國已發吳相國從吾吳相而從
上於南漢國不亡幸也至今其言在耳何先見

若是神也西京有相國生祠崔岦作生祠迎享
詞西京安州嶺南星州皆有功德碑 孝宗元
年 賜諡曰文忠配食 仁祖廟庭長男義傳
嘗守外郡好清儉以治行第一 上賜表裡以
償之後襲封完善君又以大耋進資憲次子適
贈承政院左承旨李廷稷封淑夫人側室有二
男曰孝傳曰悌傳女子七人以名行聞者二人
其一人其夫不幸死於刑戮晝夜哭三年而死
一人聰明有至性自癸亥無日記能記誦一十
三年事傳之曰續日記又一人江都敗為虜所

獲自號曰妾完平李相國女子也義不辱自殺以自見遂自到死之莫不大驚賢其行其長姊夫人初聞其妹被擄死虜中不哭問故然後哭之於祀曰善乎死也死而不沒其名也

姜承旨遺事 附趙引儀

姜公緒字遠卿其先晉陽人四世祖詗事 成宗及燕山初立怨母妃廢而論死封其墓號曰懷陵詗諫曰先王之禁也燕山既深怨之前時論法者盡殺之并族詗家及 中宗世詗孫溫爲舍人溫子士尚拊 宣祖諡貞靖公貞靖公

之長子也性明達牢牢多大節　明宗二十年
選國子試　宣祖二年以丙科選承文院以疾
病不任職者七年遷國子典籍後常在三司知
製教辭不就再選再辭　上遂任之以親老乞
郡爲水原一年謝病歸復出爲南陽再入政院
至左承旨後出仁川一年罷歸而卒年五十二
公家世貴大既以三公子兄弟二人皆在顯仕
常退讓未嘗以慢易加人好儉約自守益謙以
近臣常侍左右每以遠聲色戒驕盈嚴宫禁爲
直言正諫無所諱　上知其言出於愛　上深

納之時有執權者爲大司憲啓 上曰論薦人當令法司之長兼攝之公曰不可旣專彈劾又主論薦令權柄太重不幸姦人處之其害及大其言者不敢復言嘗爲掌令被酒過玉堂有一人好持論能輕重一時者公瞋目曰玉堂人望所屬若所爲如此吾駁正之因數之其人面赤大愧時李文忠公元翼亦同館後問之曰何故言也笑曰醉中言可悔然實無悔色後其人以禍敗終有與一宰執素相善同在 上前 上曰朝無廉風士大夫之恥也公對曰先罪某士

知恥矣其人伏地謝受而爲罪曰緒之言皆是也 上以爲不隱其過而善之其人出而謝曰賴君直言吾知免矣因酗酒爲驩公傲然飲醉而歸時東西朋黨之議起公一謝交遊掌讀書感則鼓琴獨酌醉輒放歌或猖狂自恣嘗嘆息曰觀天時人事不出四五年大亂作矣或對人流涕人恠之後侍 上泫然出涕 上驚問之對曰臣賦命至矣不得長侍 殿下是以泣之出語同僚曰大亂將作 殿下辭氣之間其兆已見矣不敢直對其十月有鄭汝立上變事大

獄起而至壬辰有倭寇國果大亂臨没謂其子曰毋慼禍難迫矣病死何慼公善知人嘗大醉論人品其善惡脩短吉凶無一不驗與高士趙忠男李文忠公心推得謂文忠公曰君他日大貴且期其久長吾死以穉子託君嘗與文忠公同在稷院乘醉視同僚罵詈恣所爲獨指李文忠曰若等皆不及此人但作相於危亂之際揮涕泣而當之文忠公入相四十年自壬辰殘破以來諫光海放逐者幾十年光海廢而及仁祖世繼有兵革嘗共郤者無而年八十八卒嘗

過路上遇童子羣戲招一童子撫頂曰童子動
中有靜他日必貴童子乃故相國申欽也稱趙
仁厚金弘敏皆有名於一時客問之曰趙何如
人也箕踞曰吾奴也又問金何如即踞曰吾師
也人皆笑之後趙多乖妄失其性而死李文忠
稱之曰嘗與我直玉堂引觴大噱仍醉卧不省
俄有命召對小吏盥其面扶醉起至　上前儼
然辭氣嚴重非定力能之乎公潔身高行能卓
然自立好善若私喜疾惡無私怒善容人能與
其善而忘其過此古之所謂請者之量也其知

人禍福吉凶時世之治亂先見如鬼神此何也問其家人未嘗推占相人之法術而中夜讀易或步於庭觀天象云子弘德仕爲龜山郡守弘德子瑒瓛皆早殀瓛子頎娶李文僖公之外孫也父母皆亡幼孤弱文忠公恤其飢寒撫之如親兒今公之墓在衿川之蘭谷文忠公刻石其事以表其葬

趙忠男其先漢陽人趙文正公之兄弟之子孫云潔身不汙隱於世世莫知也唯公及李文忠公以相許稱之曰有高行而隱於世者也稱爲

涇一不肖與人言凡人物之善惡邪正得失一皆以嚬笑示之其所嚬者其人後一一皆敗其所笑者皆以令譽終者也其亦異矣嘗任爲引儀棄去年長於姜承旨十年云其事世無傳者咏姜承旨彈琴詩一絶令姜碩茂誦之子爾瞻爲義禁都事孫昌文前年爲求禮縣監

記言卷之三十八終

